



中国现代文学

孙犁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孙 犁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刘慧英 编选

華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孫犁

保家書

孫犁

我山東師範未畢業前，有一百八十里路。
○我因出館，又說在無錫莊，這樣就編於
了二十里路。○我信上上學，信之信來家鄉
車，三十里兩個月，合信一輛。○車之前一
天，天明，剛過車，車夫次去新了。○他
們一輛之信車信用，他不全誤之於人。○前
程的。○於之信到車上車。○石上，明
信信上，車夫可以信信信信，○用車
○我信上，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孫犁手迹



孙犁作品书影

目 录

小 说

一天的工作	3
邢兰	8
芦苇	14
女人们	16
懒马的故事	24
走出以后	26
丈夫	34
老胡的事	41
黄敏儿	48
杀楼	54
村落战	63
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	70
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二	78

碑	84
钟	93
嘱咐	112
“藏”	121
纪念	134
光荣	144
种谷的人	160
浇园	168
采蒲台	174
蒿儿梁	183
石猴——平分杂记	194
吴召儿	199
山地回忆	209
村歌	216

散 文

识字班	279
投宿	285
战士	287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290
山里的春天	306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310
织席记	314
采蒲台的苇	317
安新看卖席记	319

新安游记	323
一别十年同口镇	326
王香菊	329
香菊的母亲	332
孙犁小传	336
孙犁主要著作书目	338

小说

一天的工作

—

从阜平到灵丘的路上，有一个交通站，叫口头村。这个村子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上，从这村子再爬过一条山岭，就是山西省了。在这条路上，还有长城内线的残迹，山口上，还有一个碉堡。

口头村交通站门口，摆着几十根铁条，就是火车轨，这些铁轨，要在今天送到灵丘县大高石站上去。

交通站长，红眼老八，正站在铁轨旁呼喊，手里的长烟袋握得紧紧的，而那系烟袋的东西，是一条以前用来锁狗的铁链子，显得太不配合了。

有一群人聚拢来了，这是各村来的自卫队，运送铁轨的。这一群人，是一色旧法染制的蓝布短裤袄，头上有包着一块黑色布的，也有戴着白粗布迭成的孝帽的。

大家都有山西人那一副和气的脸，笑起来就更显得和气了。

红眼老八呼喊：“三个人抬一条，——两个人抬，一个人预备替换，气力大小配搭一下。”

人们还都是愿意同自己村里的人一组抬，大家你喊我，我喊你，组成了十来组。这些人是从九个村子来的，近的三五里，远的有二十多里的。

十组人组成了，剩下了一个有喘气病的家伙，显然是没人愿意和他一组。

红眼老八看见那个家伙站在一边苦笑，就跑到他跟前说：“老哥，没人和你一组是便宜，回头有一个小包裹，你送走吧！”

一组组抬起铁轨走了，爬上山道……

这时，从街的东头跑来三个小孩子。

真是三个小孩子，领头的那一个也不过十六岁。他们跑过来，还都喘着气，头上冒着汗气，肩上背着粗麻绳子，手里提着一个布饭袋。

领头的那个银顺子，看见人们一组组抬着铁轨走了，他着急的向红眼老八问：“谁是交通站长？”

“我是！”

“我们也抬一根。”

“你们是哪村的？”

“潘家沟呵！”

银顺子接着说下去，他们村里离这二十多里地，昨天接到这里去的“公事”要三个人，因为村里的自卫队今天都到西边工作去了，就叫他们三个来了。他们三个，两个是青抗先，一个是儿童团，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他们出来工作和大人们在一起还是第一次，他们天没明就出来了，可是走错了路，直到现在才到了……

“还不晚吧？站长？”银顺子末了，笑着问一句。

“晚是不晚！”红眼老八说，“不过你们能顶事吗？”

“能呢，站长！”银顺子说，“我能背二斗小米呢！他们两个也不弱，在村里摔跟头，他们也称霸呢！”

红眼老八想了想说：“这里还剩一个喘气的家伙，叫他和你们一道抬罢，四个人换着。”

“别的，几个人抬一条？”银顺子背后的小黑狼说话了。他那一双又刁又野的眼，真像狼。

“别的是三个人。”红眼老八说。

“那我们也三个。”小黑狼斩钉截铁的。

二

三个小鬼头抬着铁条上山了。先是银顺子和小黑狼抬着，顶小的三福跟在后面，给他们两个提着饭袋，和那用不着的麻绳。

这是小黑狼的主意，小黑狼说，他和银顺子是青抗先，应该先抬，三福还是儿童团，给他们提饭袋就行了。

在路上，为了这件事，三福和小黑狼还打了回嘴架，三福跟在后面不高兴，尤其是过村子的时候，许多洗衣服的娘儿们都说：“瞧！这两个小孩子多壮呵！”——这两个，没有三福，有时站岗的小孩子们也笑话他了：“嘿！人家抬，你跟着，给人家提夜壶！”三福不能忍耐了，低着头喊：“你们也不过是儿童团哪！”

三福就提出了意见，再过一个山头他要抬了。

小黑狼正在喘气，身上流着汗，可是他一听见三福要换他，他赶紧忍住不喘气说：“儿童团只能站岗哨，抬东西可差点劲！”接着是“嘘！”

“我不过比你小一岁！”

“小一岁，你就是儿童团！”

“我娘还说，我生月大，按打春说，你不过比我大两个多月。”

“大一个月，也是青抗先！”

三福简直恼了，他问银顺子：“什么时候就到了阳历年？”

“你问那干么？”银顺子心里正想着别的事；他脚上的疮又破了，这疮是因为半年多没穿鞋，被石子刺破了，成了疮，他想现在冷了，到哪里弄双鞋子呢？以后要常常出来工作呀！

银顺子三岁上就死去了娘，起先给人家放牛，十三岁那一年

到了大同府，在一家鞋店里学徒，大同一被日本人占了，他就回到家来抗日了。

银顺子穿一条粗布夹裤，那是他娘留下来的。

这时，他听见三福问他，他就走慢些。

“一过阳历年，我就是青抗先了！”三福害羞的说。

小黑狼笑了，“哈哈！”笑得不好听，“你不等阳历年么？不要脸！”

.....

.....

他们走下山坡，有几组大人，正在把铁条放下来，抽烟休息，见他们三个来了，就说：“你们也歇歇吧！这两个孩子！”

“不歇了，我们在前面等你们！”他们三个回答着。

三

走过去，小黑狼想起个问题，想难一下三福。他说：“三福呵，你知道我们抬的这是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三福想了想，总是想不出来，就接着说：“你说是什么玩意？”

“我说你是儿童团，不行，你还不服气呢，连这个玩意都不知道！”

“你知道，你说呵！”

“这是日本人的炕沿板，我们这里是用木板，日本人就用铁的了！”接着又说：“银顺子到过大同府，你一定知道，你说对不对？”

银顺子在心里笑了！

“对不对呢？”三福也问。

“这是火车上的铁条。”银顺子给他们讲起了火车的故事，怎

么十几个车连在一起，前头有火车头拉着，呜呜地叫，会冒黑烟，火车站上怎样热闹。

“对呀！”三福说：“整天价听人说，我们的队伍扒敌人的火车道，就是扒这个东西呀！小黑狼说是炕沿，炕沿，哈哈！”

小黑狼辩白说，那原是他听潘楞子说的，潘楞子从保定府回来，说日本人最喜爱铁，他就想，他们的炕沿，一定也是铁的了。

“潘楞子？你不要听他的话，那家伙有些汉奸样。日本人喜爱铁，是拿去做枪炮来打我们哪！”银顺子警告小黑狼。

小黑狼不言语了。

四

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们到了大高石，找到了交通站长，他们把铁条交代好。

天气已经晚了，但他们准备还赶回口头村站上去，打算就睡在那里过一夜，他们想，明天也许还有东西抬。

到一个小河旁，他们坐下来，吃了带着的那玉黍棒饼子，喝了些水，大家跳着走了。

三福也忘记了不高兴，银顺子还对他说，他抬东西也行，等到回到家里，银顺子要告诉青抗先队长，说三福很成，以后便可以常常一块出来工作了。

三福就更高兴了。

1939年11月15日于灵丘下石砚

（原载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

邢 兰

我这里要记下这个人，叫邢兰的。

他在鲜姜台居住，家里就只三口人：他，老婆，一个女孩子。

这个人，确实是三十二岁，三月里生日，属小龙（蛇）。可是，假如你乍看他，你就猜不着他究竟多大年岁，你可以说他四十岁，或是四十五岁。因为他那黄蘗叶颜色的脸上，还铺着皱纹，说话不断气喘，像有多年的痼症。眼睛也没有神，干涩的。但你也可以说他不到二十岁。因为他身長不到五尺，脸上没有胡髭，手脚举动活像一个孩子，好眯着眼笑，跳，大声唱歌……

去年冬天，我随了一个机关住在鲜姜台。我的工作是刻蜡纸，油印东西。我住着一个高坡上一间向西开门的房子。这房子房基很高，那简直是在一个小山顶上。看西面，一带山峰，一湾河滩，白杨，枣林。下午，太阳慢慢地垂下去……

其实，刚住下来，我是没心情去看太阳的，那几天正冷得怪。雪，还没有融化，整天阴霾着的天，刮西北风。我躲在屋里，把门紧紧闭住，风还是找地方吹进来。从门上面的空隙，从窗子的漏洞，从椽子的缝口。我堵一堵这里，糊一糊那里，简直手忙脚乱。

结果，这是没办法的。我一坐下来，刻不上两行字，手便冻得红肿僵硬了。脚更是受不了。正对我后脑勺，一个鼠洞，冷森森的风从那里吹着我的脖颈。起初，我满以为是有人和我开玩笑，吹着冷气；后来我才看出是一个山鼠出入的小洞洞。